

《假如》《原野牧歌》《归来的燕子》……她当年是与邓丽君齐名的偶像歌星，如今是把三个孩子送进斯坦福大学的母亲，她撰写的儿童教育书籍畅销中国港台地区、日本、东南亚。日前，陈美龄在广州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陈美龄的传奇人生：她如何把三个孩子送进斯坦福

壹 父亲的爱、唱歌的意义

一袭绿色清新的连衣裙，点缀着白色的雏菊，今年66岁的陈美龄坐在橘黄色的灯下，笑得纯净、温柔，同时又带有岁月的力量。14岁出道的她，1969年凭一曲Circle Game走红中国港、台地区及东南亚；1972年凭借《虞美人花》在日本作为歌手出道，并以一首《草原光辉》斩获日本唱片奖新人奖，成为风靡一时的人气偶像。

贰 教育最大的误区：比较

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选择前往加拿大读书；结婚后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工作的她在日本引发著名的“美龄论争”，随后她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送进斯坦福大学。

叁 学会选择与真心的喜欢

羊城晚报：您的人生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成功，您对自己开始就有清晰的规划吗？陈美龄：绝对没有。人生非常重要的就是选择，我们的人生就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今天做的选择影响明天，明天的选择影响后天。聪明的小孩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看到机会的时候他会去追求，去努力，不放弃，这个非常重要。

羊城晚报：在您14岁的时候就出道了，16岁开始拍电影，红遍东南亚国家，几十年过去，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有什么特别感受？陈美龄：对，其实是红得很快。当时在香港发行了一张唱片，其中一首英文歌《The Circle Game》突然就红得不得了，无论是在中文台的龙虎榜还是英文台都是排第一，所以炒得很热。而且很快我就有了自己的节目：“陈美龄晚会”。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那么小一个小女孩，还是高中生，却在英文报纸上写时事政治什么的，大胆得不得了。

羊城晚报：在您最红的时候选择去国外留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除了您父亲的建议，您个人是怎么想的？陈美龄：那个时候是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念儿童心理学，本科。我之前出了一本自传叫《人生的38个启示》，里面也有写到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在日本，17岁我到了日本也是红得很快，已经开始唱歌，开始受欢迎了。爸爸就觉得我太忙了，还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喜不喜欢做一个明星歌手，有没有时间去交朋友、吃饭甚至睡觉，所以他就跟我讲，明星、金钱都是流水，人家都可以抢走，只有进入你脑袋的知识是别人抢不走的，是你一生的宝贝，在你可以学习、读书的时候，你应该很正式地去追求知识。他是真心为我着想的，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于是我就去了加拿大读书。

羊城晚报：您把您的三个孩子都送进了斯坦福大学，也写下《50个教育法——我把三个孩子送入斯坦福》一书，您的教育秘诀是什么？陈美龄：小朋友最重要的就是要一直保持好奇心，他喜欢学习的时候，你一定要鼓励他。每一个小朋友当他们差不多两岁的时候，什么都问你的，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为什么这个是甜的？妈妈，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的大人觉得很烦，或者让孩子等一下。我的建议就是绝对不要让孩子等一下，你可以回答：“孩子，这个问题真好！”然后告诉他答案或者跟他一起找寻答案，小朋友就会觉得他这样做妈妈会开心，也会更喜欢他，就会一直保持好奇心。

爸爸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因为爸爸对我是最好的。我开始唱歌之后，旁边的人都是看我受不受欢迎什么的，妈妈也是很紧张我做得好不好；但爸爸不是的，他没有条件地爱我，关心我到底喜不喜欢唱歌，喜不喜欢演戏。当时我伤心得要死，最爱我的人走了，谁来保护我，谁来爱我呢？爸爸去世前叮嘱我要照顾好妈妈，我出于孝顺就听妈妈的话又接着唱歌。但这是不对的，我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出于你内心真正的喜欢。

陈美龄：比较！永远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小孩比较，每一个朋友的学习速度、学习方法都是不同的，成长的速度也不同，你一直比较的话，你的小孩子的自我肯定力就会降低。而且做父母的你也会越来越焦虑，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做得不够好？但其实不管你做得多好，一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你长得多高也一定有人比你更高。

父母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不管是他考试拿了0分还是100分，你对他的爱都应该是不变的。我们需要小朋友知道这个爱是不变的，可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成长，把你最好的自己拿出来，每天跟自己比较，他就会慢慢越做越好。

谈艺录

艺术创作如何介入现实

——从冯少协新作《中国，崛起！》谈起

《中国，崛起！》是冯少协今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该作整体气势宏大、造型严谨、笔法细腻，生动地展现了冯少协的油画塑造能力及艺术表达能力。画面主体处，雄狮威武地挺立于风中，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与处于背景位置波光粼粼的深海与航空母舰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反差，令人过目难忘。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何香凝的代表作《雄狮》，它也是通过雄狮的形象，表达了对内忧外患的国家的忧虑与期待的觉醒……

从艺术语言的探索与运用来看，《中国，崛起！》是一幅写油画，但作品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却远不止于此，从冯少协激动的诉说里，可以看出他要传达的是对当下中国崛起的期盼。

感悟

冷热氤氲激活乡村记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帆曾作为知青在乡村中生活了几年。下乡插队结束后，他陆续走访过一些福建省内的村庄，乡村的巨大变迁使他不禁感慨丛生，于是就有了《村庄笔记》这本散文集。



《中国，崛起！》(油画) 冯少协

《中国，崛起！》画中所刻画的是一个目光如炬的雄狮形象，但它脸上、身上的伤疤以及背景中若隐若现的航空母舰却无时无刻不警醒着观众，历经苦难而凤凰涅槃的中国在崛起之路上依然充满了崎岖与艰辛，正如其本人所说：“那百年屈辱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相关的记忆却刺痛无数中国人的心。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西方反华势力的无理挑衅，一致团结对外的民族气节将被再次激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要以从容淡定去面对一切激流暗涌。

当一个艺术家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介入现实，关注现实，并且勇于在现实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无疑与当代中国以更加进取、自信、成熟同步，同时也将影响大众对于艺术家以艺术反映社会的责任的理解决。

“心证”“史证”与“形证”

A 当代文学史里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

蓦然回首，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里程。七十多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主要有两种性质的研究模式，即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按照学界习惯上的划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三者之间并非绝缘或割裂的关系，而是一个关于文学研究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间彼此依存，交互作用，不应该彼此薄待，这三者的融合才是理想的学术境界。

B 中外文学批评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文学批评有两种趋向，一是直接援引西方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的批评”，寻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践嫁接或融合，等等而二者成了二者的生搬硬套；二是“文学史的批评”，面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时候，不是从外在的西方文艺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历史视野来审视这些作家作品，辨析这些当代作家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由此判定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贡献。显然，这个时候

C 理想的“实证”境界

通常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简称为“史证”，把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心证”，而把与语言学形式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形证”。“史证”偏重于外部取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语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虽然也与以上诸种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但它偏重于内部取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包括文学性的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

正是我国老辈学者所提倡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境界。“形证”属于文学(审美)批评，“心证”属于哲学(心理学)批评，“史证”属于历史批评。但“形证”是文学实证批评的前提和基石，如果离开了“形证”而做“心证”和“史证”，只会导致文学批评本体的失落，把文学批评降为奴才(心理学)和历史研究的奴婢。如果是那样的话，文学的实证批评也就名不副实了，不是实证而是虚证了。



在讲述朱熹与五夫里的渊源的同时，还对其日常生活进行了有趣的揣想，并且从哲学家这一话题延伸开去，联想到了西方哲学家康德，探讨了哲学家与生活地之间的联系、哲学家的爱欲等有趣又充满智慧的问题。散文虽没有跳出历史的框架，但视角独特，视野广阔，思维跳脱，融贯中西和古今，一种诗性智慧渗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